

师兄老树

□刘武

他注重画自己身边看到的东西,而且心态平和,不急不缓,配画诗中经常表达的观点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珍惜身边的一切,看淡名利,顺其自然。

以前我们不叫他“老树”,因为他不老,而是直呼他“树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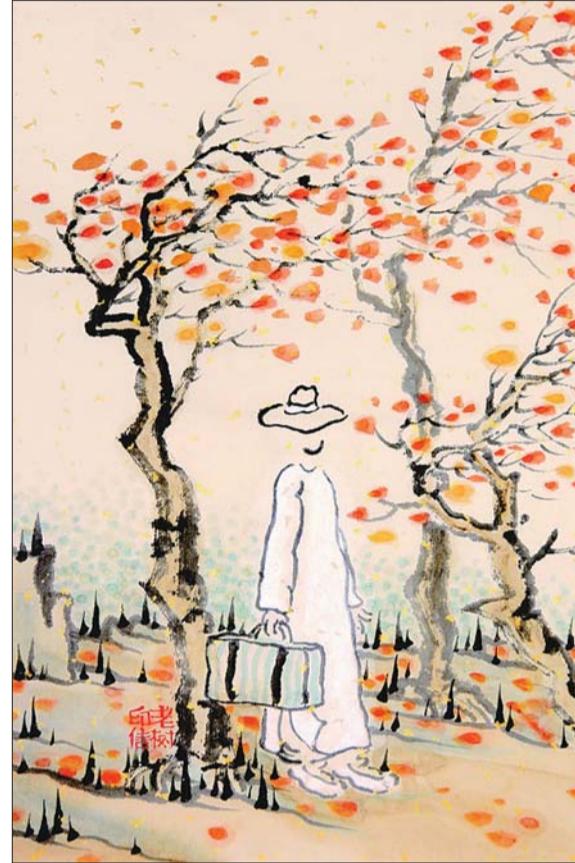
现在知道他真名的人不多,反倒是“老树”这名字叫得欢,后面再跟上“画画”两字,不知是不是读“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都会想到他。

这里还是顺着大伙儿的习惯叫他“老树”吧!老树是我师兄,朋友让我写写他,我琢磨着最近这两年写他的文章不少了,还能写出什么花样吗?说他的画,说他的诗,说他的经历,都被说了N遍了,他自己都不想说了,我再叨叨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好吧,我就随便说说与他交往的一些小事吧!其实,立春过后第二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聊天,原因呢,是因为有本杂志想做个活动,请我约老树采访一下。我朋友也多,好些人听说见到老树,都想要凑到一起,我就攒了个饭局,几拨人坐到一桌。老树一来,见这阵势,说:你只说喝酒,怎么没跟我说这些?我说:讲那些事情太麻烦,说来喝酒最直接啊,你来了就好!老树也就呵呵一乐,配合着朋友们,该拍照拍照,该聊天聊天,该喝酒喝酒,还拿了几本新出的画册送给朋友。

老树是山东人,酒量很好,喝起来爽快,我们见面,总要好好的好喝些酒。去年冬至那天,还约过他一次,那是因为有位朋友办的杂志这些年反复用了多次老树的画,却从来没有直接跟他联系过。编辑部里的美女少男都对老树膜拜得很,在微博上一直粉啊粉啊,也是希望见见真身。朋友得知我跟老树的关系,就问能否约来一块见见。我也有些日子没见老树了,就问他是否有时间。老树那几日在海南忙活,一口答应回来一起吃饭,于是便在冬至那晚聚了一次。

老树那天从北边的工作



室赶过来,路上堵了很久,迟到了好一会儿。到了之后,见有好酒好菜,先就痛痛快快干了几杯。不说80后、90后的MM们见了老树如何兴奋崇拜,也不说朋友跟老树道歉没有打招呼就用他的画,只说我和他见面总要叙一会儿旧,唠叨几句当年一块画画的事情。

他是我的师兄,高我一届,上大学时住在同一座楼的同一层。我们都是学校书画社的成员,经常在一块听讲座、画画、办展览、搞活动。当时,我们俩都画写意,但他主要学潘天寿和八大山人,画山水花鸟。我学得比较杂,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等都学了一点,山水、人物、老鹰、白菜都画。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外请的,都挺有名,比如王学仲、孙其峰、王颂余、霍春阳、李燕、范曾等。那些名画家当

时都非常好请,都愿意进大学来给我们这些书画爱好者做做指导、讲讲课。就是北京的名画家也不辞辛苦,自己坐两个多小时火车来天津,到学校给我们讲完课,然后再回北京。有些画家还现场画几幅作品送给我们,比如我现在手里还有霍春阳那时的两幅作品。

我一直觉得老树画得比我认真、细致,画风质朴,与他的性格非常相似。他是山东汉子,模样憨厚,说话一直带有山东口音,不太爱说话。后来应该是当了多年老师,站在台上就能滔滔不绝地侃侃了。从上学那会儿开始,他就是个不花哨的人,说话朴实,穿得也朴实,喜欢埋头做事。这也难怪后来他写的那些配画诗都是大实话,平白通俗,直指人心。

回忆起大学生活,他印象最深的居然是吃,不是吃得好,

而是吃不饱。那时我们男生每个月32斤粮票,他哪里够吃啊?就经常找同学要。当时我们吃的馒头一个二两,我最能吃的时候一餐吃三个馒头,他最少得吃四五个,最多的时候一餐吃了十几个。现在想起来似乎都有些不可思议。大概因为有这些过苦日子的经历,所以现在他注重画自己身边看到的东西,而且心态平和,不急不缓,配画诗中经常表达的观点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珍惜身边的一切,看淡名利,顺其自然。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虽然都喜欢书画,但并没有想将写字作画当做职业。这就难怪老树当了老师后,转而去做出版,写摄影评论,或经营艺术策展,中间将画画搁置了很多年。我跟他一样,也有好多年不写不画,但人到中年,却又重拾画笔,能在书画中找到新的乐趣。说到底,老树还是把画画当做爱好、兴趣,所以他近年画了这么多,却没有多少功利心。

不过,去年他在兰州办了一次画展,展出的100幅画他说卖得都非常好。他的作品尺幅不大,大多两尺见方,都论幅卖,现在倒是非常抢手。每晒出一幅,就有粉丝或藏家购买,当然搭配上几行诗句更受大家欢迎。我觉得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从一开始在微博上晒画以来,真的能够坚持不懈,几乎每天不断晒出新作,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这跟他当年大学期间学画时的认真劲一模一样。

春节前,我约原来书画社的几个朋友在北京一聚,他们好些人很久没见老树了,都想借机好好叙个旧,可惜老树提前回山东老家了。他回微信说:“来日方长,以后找机会吧!”我知道他是不喜欢应酬的人,但只要有老友,他一般都不会推辞。他曾经画过一幅画,题写的诗是:“八大最近挺闲,请我去泡温泉。拉上几个兄弟,石涛渐江髡残。手机联系梅清,昨天去了黄山。我们先去泡着,一会儿他来付钱。”

可见,他心里一直有那么一片同气相求的天地。

(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作家)

碎碎念

孩子为什么不主动写作业

□戴群

孩子们只有对自己生理和情感有需求的东西才会感兴趣,才会有动力,才会以苦为乐。生理的需求不用多解释,比如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爬行、走路、吃饭都是生理需求,没人教他们,自己就学会了,而且在学的过程中从不言苦,从不放弃。情感需求主宰着孩子们从小到大的学习态度和过程,如果父母和老师能从孩子的情感需求出发,给予机会和鼓励,往往事半功倍,父母孩子都轻松,亲子关系会更加自然和和谐。

孩子的第一个情感需求就是好奇心,好奇心驱使着孩子们认识自己和世界。比如看到大人打电话,他们会奇怪爸爸妈妈在和谁说话,电话里是什么,所以会迫不及待地去抢、去说,按门铃、自己穿衣吃饭、摆弄甚至拆卸玩具、弄坏家里的东西、穿爸爸妈妈的衣服、用妈妈的化妆品、用小手去抠电源插座的小孔等等,当然还包括我儿子小时候往录像机里灌燕麦粥,这时候父母除了注意安全之外,不要说孩子故意破坏东西,他们实在不懂得破坏是什么,他们仅仅是有些好奇。如果他们被骂了、被打,便不再敢做,不敢做的原因不是认识到了破坏,而是怕被骂,怕妈妈不高兴。如果出于好奇做的事情都被制止,久而久之,孩子们会条件反射地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再敢越雷池半步,事事看父母的脸色,长大了看老师、看上级、看别人的脸色,这是很可怕的。

还有一个需求就是被鼓励、被认可和成功的喜悦。这种需求当然不只是孩子们有,我们成年人也有。这种需求往往促使他们一步步发现自己,甚至做出令自己都惊讶的事情,从而产生强大的自信。比如一个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孩子,突然有一天主动做功课,家长如果对此事进行正面评价,肯定孩子主动做功课这件事,孩子会很高兴,随即可能会继续做更多的功课。做的过程不但会有被鼓励、被认可的情感需求的满足,还可能发现原来功课并不那么枯燥,而且可能越做越觉得自己能做好。这时候的鼓励一定避免对人的评价,比如你真聪明、你太棒了,因为这种评价带有终极性:既然少量做一点就是最聪明的了,那就不用多做了。或者孩子看出父母并不是真心鼓励,情感需求满足不了。所以鼓励应该是就事论事:今天妈妈注意到你自己主动做功课了;妈妈看到你昨天主动做功课,今天又主动做了,看来你越做越顺手了吧?老师说你近来有进步,妈妈很高兴,这都是你近来主动做功课的结果啊,你说是吗?在英国,小孩子学游泳、跳舞、弹琴、打球等都有从低到高的级别,也是顺应了孩子们这方面的情感需求,每走一步,都可能达到一个小目标,被认可,有成就感,才会继续做下去。至于游泳能强身健体、音乐能陶冶情操,这是成年人的理解,和孩子无关,他们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看那么远,所以给孩子讲这种很虚很远的大道理毫无用处。

父母们特别要注意避免一种因情感需求而产生的被动需求。比如孩子不做作业,妈妈会骂、会唠叨,所以孩子为了避免被骂,便不情愿地做作业。这种被动需求是亲子关系中恶性循环的起因。父母只要骂孩子、惩罚孩子,孩子就会按照父母说的去做,但其实孩子并没有意识到做事的真正意义,也没有从中感到被认可和成功的喜悦,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避免被父母骂,一旦父母不骂了,他们就不用做了。这种亲子关系导致父母永远要看着孩子,骂他们,因为不骂就不做,结果搞得孩子大人都疲惫不堪,负面情绪充斥家庭,造成亲子关系的恶性循环。常听人说孩子没记性,其实他们记性好着呢,只不过没去记罢了。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除了细心发现孩子的每一个优点并加以就事论事的鼓励,从而满足孩子的正面情感需求,无他路可走。

有感于“一定让父母住上楼房”

名家言

□刘天放

因工作关系,我从一些来自偏远农村的大学生口中经常听到他们在对父母表达感恩之心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以后要是有出息了,一定让父母住上楼房!”每听到这句话,总感觉怪怪的,心中有一丝悲凉。我明白学生们的意思就是让父母能住进水电暖等设施齐全的居民楼,可是,如果发达国家的人听到此言,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学生这句话带有强烈的中国式语境,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语境。在这些国家,只要住平房,尤其是普通的农村住宅,一般连起码的自来水、暖气、煤气、下水道都没有,更别奢谈网络宽带、数字电视、排污系统等配套设施了,而发达国家却很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住在农村,基本的生活设施一般都有保障。

发达国家的人很少住在墙挨着墙、带楼道,甚至隔壁邻居说话都能听见的那种“楼房”里,住在这种楼里的人基本上就是穷人或收入一般的人。他们的城乡交汇处住的尽是

些中产阶层的人,住“平房”才是多数人的选择。在我们看来所谓的“豪华配置”,其实是一家的“标配”或“必备”。只有在大城市,人才可能有一部分收入一般的人住在群体式的楼房里。事实上,他们中的多数人就住在我们看来近似“别墅”、“独立院落”的“平房”里。

学生们口中的这句“一定让父母住上楼房”,不就是想表达让父母住在生活设施比较全的房子里嘛!而这种房子,在中国只有“楼房”才能满足(少数别墅除外)。可见,我们对住宅标准的设定太低了,只有楼房里才有集中供应的自来水、暖气、煤气等。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只要住平房,一般少有这种配置。而“一定让父母住上楼房”这淳朴的表述,无非是想让他们的父母生活得再舒适一些、再有尊严一些。这朴实而真诚的情感,既令我感慨,又让我伤心——为不忘本的年轻人感慨,为农村住房标准偏低伤心。

其实,要是有足够的土地、空间,谁愿意住楼房?住楼房既不方便,也不舒适。楼房也并非现代化的标志。大楼虽显得神秘超凡,但实际上却是现代化的。

而中国就不同了,大家拼命涌向城市,不但要在那工作,还想在那里定居,这是因为城市占有众多垄断性资源。大家纷纷涌向城市,使得城里交通拥堵,房价奇高,生活质量下降,可这不能全怨老百姓,要是城郊或农村的住房也像城市里一样,或是乡间的交通、通讯、教育、卫生、娱乐等方面也像城市那样优越和齐全,哪会有那么多人往城里跑呢?

回到正题,真心期盼我们普通农村的平房里也能配上与城里楼房一样的基本设施。虽然有些农村的居住环境已大大改善,但总的来说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城里的楼房不该享有特权,城乡二元制必须打破,农村的平房同样该享有一般标准上的设施配套。只有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我们才不会总听到来自偏远农村的大学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定让父母住上楼房”这句令人伤感的话。中国若想实现现代化,人民生活达小康,把农村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